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春水流

王夢靈

晨霧散去的時候, 我散步走到了石橋頭。腳下的這條河在縣裡叫「白練溪」, 名字聽著雅致, 其實就是條尋常的鄉野小河。但我總覺得它像是有脾氣的, 特別是還有絲絲料峭春寒的時節, 河水在石橋下舒展開身子, 帶著一種剛醒醒的慵懶和冷冽。石階縫竄出幾簇紫色的地丁花, 蠻橫地將舊年的苔痕頂得支離破碎。看著那些紫色的小花, 我有些恍惚, 彷彿看到了四十年前一個笨手笨腳捏著柳枝的小男孩蹲在那裡, 滿手是青澀的汁液味道。

河灣轉過去有一處亂石堆壘的野渡。我小時候的時候, 這裡很熱鬧, 很多孩子在這裡游泳打水仗, 現在卻荒了。一叢叢枯蒲草的根部像是回應什麼, 冒出了翡翠般的新芽。我看了一會兒水蜘蛛在倒伏的蘆葦桿上織網, 對岸的野櫻樹開得毫無保留, 花瓣不要錢似地落在水面, 漂成了一支粉色的船隊, 浩浩蕩蕩地往下游飄去。多年前就擱淺的獨木舟仍半浸在水裡, 船身發黑, 透著股腐朽的安詳。船幫上停著一隻翠鳥, 機靈得很, 見有人來, 尾羽掃過水面飛進了蘆葦叢。

春汛初漲, 水流漫過了淺灘, 把幾顆圓滾滾的橡果衝到岸上。我踩著鬆軟的灘泥走近水邊, 鞋底陷進去那種輕微

的吸附感, 讓人的心情也變成溫柔。岸邊的柳枝條抽得格外早。往年要等到清明後才見綠意的垂絲, 今年竟然已經綴滿了嫩黃的芽苞。折下一截細枝, 手指輕輕一擰, 樹皮與木質輕輕剝離——一種久違的手感, 滑膩、濕潤。

我循著落花逆流而上, 粉白的花瓣沾著赭色的泥斑, 看著像是山坳裡那棵老桃樹的手筆。母親以前說過, 樹根扎進河床底下吸飽了水氣, 開出的花帶著一股子土腥味和水腥氣。河岸漸次隆起成坡, 路變得不好走了。野薔薇的刺藤勾住了我的褲腳, 我彎腰去解, 看見去年深秋的蒺藜果還頑固地掛在枝頭, 乾癟卻堅硬。

走到一處開闊地, 河面鋪開整片星芒。卵石灘上的水流被切割成無數銀亮的絲條, 每一道波紋裡都裹著細碎的陽光。我忍不住蹲下來伸手去擦那水, 指尖觸碰到的竟不是預想中的冰冷, 反而有一種溫軟的觸感, 像撫過雛鳥未豐的絨毛。

河邊一棵老柏樹, 樹身有一道深深的疤痕。我認得那棵樹, 七歲那年老家有過一場恐怖的暴風雨, 風雨過後, 我們都瞧見那棵樹被雷電劈倒了, 可誰也沒有想到第二年春天, 它竟然又生出了碧綠的新枝。

我坐在老渡口的麻石上, 屁股底下涼涼的, 但我還不想起身。聽著暗流在卵石間編織絲綢的聲音, 我覺得讀懂這條河為什麼在春天顯得格外豐腴? 因為它正把整個冬天的被冰封的、被忽略的、沉寂的光芒, 慢慢反芻給甦醒的大地。

活出精彩

吳娟

午後, 順著家附近的菊香路散步, 暖融融的陽光灑在肩頭, 風裡裹著桂花的甜香。我一边愜意地走著, 一邊欣賞著沿途景致, 突然, 視線被一塊太陽能發電板上那抹鮮活的綠牢牢吸引。

那塊太陽能發電板面積不過0.3平方大小, 邊緣的包縫裡, 密密匝匝擠著一叢小草, 活得鬱鬱蔥蔥。幾縷透明的鬚根從板縫探出頭, 有的纏在發電板的螺絲上, 有的垂成了細細的綠絲, 橢圓葉片層層疊疊, 翠綠的葉緣呈鋸齒狀, 深綠色的莖桿很細, 卻硬邦邦地支撐著, 風一吹, 草葉摩挲出細碎的聲音, 像絮語, 又像同路人打著別緻我駐足凝望, 心裡很是疑惑: 它是如何長在了這太陽能發電板上? 是飛鳥銜來的種子, 正好墜落于板邊縫隙? 又趕上一場雨, 讓縫隙積了水, 催發了這粒種子, 讓它在這貧瘠的地方萌出芽, 紮下根, 最終長成這般模樣?

想到這塊兒僅供建築工地攝像頭供電的小小太陽能發電板, 縫隙那麼小, 沒有土壤, 太陽一曬, 縫隙裡的潮氣很快蒸發, 缺乏營養的它可能骨瘦如柴、可能險些夭折, 但它卻憑著活下去的堅定信念, 頑強把根扎進板縫, 身子緊緊攀住發電板邊沿向四周延展。

夜裡, 板縫的潮氣成了它僅有的滋養, 它緊緊鎖住這點濕潤, 在寂靜中悄悄舒展脈絡; 白天, 它拼盡全力把莖桿往陽光裡送, 每一次伸展都延續著生機。最終竟在金屬的冷硬之上, 奇跡般鋪就出一片生機盎然的綠。

更讓我驚奇的是, 今年有幾場大風, 把路邊碗口粗的松樹刮得東倒西歪, 不少樹木的枝桠也斷落在地。而它呢? 當大風呼呼地刮過來, 把它的葉片掀得歪向一邊又彈回去, 葉尖被風吹得打成了卷, 而它依舊牢牢懸在發電板上, 把根扎得更緊。它以這樣頑強的毅力應對艱難, 撐出了一片屬於它的天空, 把自己活成了叫人肅然起敬的風景。

我心底忽然湧起陣陣感動, 更夾雜著一份深深的敬意, 這棵小草, 莖是軟的, 根卻如鐵般堅韌; 葉是細小的, 心卻有滾燙的力量。它只是一棵小草, 生長之處那麼特別, 卻揣著善良, 悄悄將二氧化碳收進葉片, 迎著陽光細細醞釀, 再穩穩捧出清潤的氧氣, 就像一個勤懇小氧吧, 為人間添著清新, 也改善著周邊的空氣質量, 這種默默的堅守與奉獻, 讓平凡的它藏著不一般的驕傲。此刻, 我彷彿看見它用葉片, 輕輕點頭, 又彷彿輕聲對我說: 「我來過, 我也活得精彩!」

轉身離去時, 仍忍不住回望幾次。風輕輕拂過草尖, 葉片隨著光影晃動, 那抹倔強的綠愈發顯得生機盎然, 它成了我心底最鮮活的印記。

早春食蒿正當時

趙學潮

早春時節的一天午後, 艷陽普照, 我與妻子外出散步時, 路過一片荒草地, 只見地上長滿了鮮嫩的白蒿。三位婦女正蹲在地上, 提著小籃子, 用小鏟子輕輕挖著白蒿。妻子說: 「現在正是吃白蒿的好時節, 明天我也給咱們挖些白蒿嘗嘗鮮吧。」

第二天吃過早飯後, 妻子便帶上鐵鏟和一個塑料袋, 外出挖白蒿去了。不大會兒工夫, 她就挖回一大袋鮮嫩的白蒿來。

妻子高興地說: 「午飯我們就吃白蒿菜疙瘩吧。」我倆動手, 很快將白蒿摘好, 妻子用清水淘洗乾淨, 然後用刀稍稍切碎, 拌入少許麵粉, 加食鹽、菜油和各種調料, 放進鍋裡蒸了起來。沒過多久, 一盆冒著香氣的白蒿菜疙瘩便出了鍋。那天的午飯, 我們便品嚐了這道鮮美的時令野菜, 吃得津津有味。

白蒿不僅是早春常見的野菜, 更是一味底蘊深厚的傳統中藥材, 在醫學上被稱作「茵陳」。民間素有「三月茵陳四月蒿」

的說法, 意謂其嫩苗時可食, 且此時的藥效也最佳。茵陳性涼, 味甘、辛, 具有清利肝膽濕熱、利膽退黃、涼血止血等功效, 常用於改善濕熱黃疸、小便不利、急性慢性肝炎、膽囊炎、咽喉腫痛等症狀。現代藥理研究也進一步證實, 茵陳有著保護肝細胞、促進膽汁分泌與排泄、降低轉氨酶、抗炎、抗菌、抗病毒、調節血脂、抗氧化、增強人體免疫力等多重作用。這味春日裡的尋常野菜, 藏著不少守護健康的民間智慧, 也在坊間代代流傳。

最著名的當屬「華佗三使茵陳」的故事。相傳東漢年間, 黃疸肝炎肆虐, 名醫華佗束手無策, 後來偶然發現有人因食用早春嫩蒿而痊癒, 華佗便反覆試驗, 最終確認只有三月間白蒿的嫩葉藥效最佳。民間也因此將白蒿稱作「救命草」, 饑荒年代, 它曾救活無數百姓的生命; 而因其卓越的藥用價值, 又被視作春日裡可常食的「仙草」。傳聞曹操與濟南王也曾靠白蒿祛病強身, 更讓這株扎根鄉野的尋常野菜, 平添了幾分傳奇色彩。

白蒿的雅韻, 也深得文人墨客的喜愛, 古往今來, 不少詩詞都描摹過它的身姿, 將春日的清趣藏於筆墨間。《詩經》中便有「于以采芣? 于沼于沚。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春日遲遲, 卉木萋萋。倉庚喈喈, 采芣祁祁」等句, 勾勒出古人春日採蒿的清新場景, 與如今我們採蒿食蒿的意趣, 跨越千年遙相呼應。唐代詩人劉言史詠道: 「白蒿微發紫蘆新, 行人感此復悲春。」以白蒿入景, 寄寓春日情思; 劉得仁則以「掛肩黃布被, 穿發白蒿簪。」將白蒿化作發間簪飾, 盡顯隱士的清雅風骨。宋代蘇軾更留下千古名句: 「蓼茸蒿筍試春盤, 人間有味是清歡。」春日的鮮蔬與簡單的歡愉相融, 恰如我們今日食這白蒿菜疙瘩, 嘗的是時令之鮮, 品的是生活的本真滋味。

早春有美味, 食蒿正當時。趁春色正好, 風暖草柔, 不妨也去郊野採一把鮮嫩的白蒿, 揉進米面, 蒸出一鍋春日鮮香, 讓舌尖與春天, 來一場溫柔的清歡之約。



文藝副刊

海韻

訃告

洪文博
(晉江園邊-英國)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2-CATTLEYA) 靈堂
出殯於三月廿五日上午九時

蕭吳美莉
逝世於三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 靈堂
出殯於三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

王蔡玉燕
(石獅下宅-霞澤)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 靈堂
出殯於三月廿五日下午二時

陳國祥
(晉江金井榕霞村)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聖國殯儀館 (Santuarium 309 Marigold) 靈堂
出殯於三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本會全體
理事
常務理事

秘書長: 顏長江

副秘書長: 陳炳清

理事: 洪健雄, 戴亞明, 許學禹, 施偉廉, 蔡榮衛, 陳華民, 吳啟發, 陳章成, 呂安成, 施超權



菲華商聯總會

獻花通告

列(35)屆商總第三八三二六號
二〇二六年三月廿四日

一、本會名譽董事兼前秘書長陳國祥老先生, 自一九七四年(第十一屆)參加本會, 曾任過理事、常務理事、副主任、董事兼秘書長、常務顧問及名譽董事多屆,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三月廿一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內寢榮歸天國安息, 享壽九十有九。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〇九號 (Sanctuarium 309 Marigold) 靈堂, 擇訂二〇二六年三月廿六日(星期四)上午九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二、茲訂於二〇二六年三月廿五日(星期三)下午七時, 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希屆時出席參加獻花祭禮及出殯執紼, 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右通告

蔡安敦捐長和郎君社福利金

菲律賓長和郎君社訊: 本社常務顧問蔡安敦同志令德配蔡府施清娥夫人(南安市官橋鎮洪邦村, 錦亭)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四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蔡安敦捐南樂崇德社福利金

菲律賓南樂崇德社訊: 本社常務顧問蔡安敦同志令德配蔡府施清娥夫人(南安市官橋鎮洪邦村, 錦亭)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四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楊萬年家捐仙尼龜拉示南區志願消防隊

仙尼龜拉示南區志願消防隊訊: 本會理事楊萬年老先生(惠安嶼頭鄉),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壽終正寢, 享壽九十高齡, 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 殯禮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楊萬年老先生生前熱心社會公益, 樂善好施, 其哲嗣孝思純篤, 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 守制期間, 仍不忘公益, 特獻捐本會菲幣三萬元充作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蔡安敦捐加洛干市菲華商福利金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訊: 本商會蔡名譽理事長安敦先生令德配蔡府施清娥(清玉)夫人, 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時四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蔡名譽理事長安敦先生突遭別鳳離鸞之痛, 仍熱心社會公益, 關心本商會, 守制期間, 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商會充作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並申謝忱。

蔡安敦捐桃園總堂福利金

菲華桃園堂總堂訊: 本總堂蔡監事長安敦昆仲令德配蔡府施清娥(清玉)夫人, 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時四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蔡安敦捐絲竹尚義社總社福利金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 本社蔡社長安敦同志令德配蔡府施清娥(清玉)夫人, 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時四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蔡社長安敦同志突遭別鳳離鸞之痛, 仍熱心社會公益, 關心本總社, 守制期間, 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總社充作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並申謝忱。

蔡安敦捐莽原公所福利金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 本公所蔡名譽理事長安敦同志令德配蔡府施清娥(清玉)夫人, 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時四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蔡名譽理事長安敦同志突遭別鳳離鸞之痛, 仍熱心社會公益, 關心本公所, 守制期間, 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公所充作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並申謝忱。

張友志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市內坑鎮聯鄉總會/總商會訊: 本會新聞主任張友志鄉賢令慈張府陳比老夫人(內坑鎮土垵村),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三月廿二日(農曆二月初四日)下午三時壽終正寢, 享壽七十有五高齡, 寶婺星沉, 哀悼同深, 現停柩於土垵村, 擇定於3月24日(農曆二月初六日)出殯。

本會聞耗, 全體理監事深表悼念,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吳金坤淞煒丁祖父憂

旅菲晉江埭頭同鄉會訊: 驚悉 本會秘書長金坤, 外交主任淞煒鄉賢令祖父身智智老,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三月廿一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壽終於香港伊麗莎白醫院, 享壽九十有三高齡, 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 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 經馳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陳國祥逝世

本市訊: 僑商陳國祥(Vicente S. Tan)老先生(晉江金井榕霞村),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壽終正寢, 享壽九十高齡。哲人其萎, 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聖國殯儀館 (Santuarium 309 Marigold) 靈堂。擇訂於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於聖國聖樂堂火化。